



00213

懋園文集卷第十

奏疏

恭請

聖躬稍節勞悴疏

臣等伏覩

皇上至德純孝奉事

太皇太后三十年來孺慕色養無一時不盡敬無一事不竭誠中外臣民所共聞見是以

慈顏有喜延享遐齡茲者

太皇太后聖體違豫

二百廿三

懋園集卷十一

一

廿四

皇上孝思不匱心憂色悴寢膳忘廢朝夕虔侍不離左右徧覓方書親嘗湯藥 渙恩釋罪期近休

和復自 宮中步禱

南郊親製祝文詞義懇篤太常宣讀之際涕泗交頤文武從官無不感泣泣日者

慈寧雖稍安和未遂平復當此嚴寒氣候

皇上深夜席地謹視動靜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更

闌漏盡弗遑寧處 聖慮惟勞 天顏清減臣等

螻蟻下情憂懼無地竊惟

皇上膺



祖宗之寄托為臣民所怙恃
至尊起居關係甚重且

太皇太后慈愛最深見我

皇上勞悴非常

聖衷必有未慊伏願

皇上上念

太皇太后之勤倦下慰中外臣民之誠悃每日奉
侍之暇早還宮寢調養

聖躬以時御膳自然

慈闈勿藥永迓鴻庥臣等謹冒昧合詞上奏

二百廿九

懋園集卷十一

二

十四

恭請節哀進膳疏

臣等伏見

皇上自遭

太皇太后太喪孺慕悲泣三日以內饘粥水漿不
入於口

聖孝純篤超軼千古臣等入臨之際不勝感悚竊
思先王定禮有哭踊之節有糜粥之奉立為中制
不使或過惟恐凡為人子者一至傷生反虧孝道
故垂訓至切而況人主握萬幾之重泣四海之廣
豈與卿大夫士居廬者同日而語我

皇上至德純孝自

慈寧違豫踰月以來晝夜侍奉目不交睫坐不離地 聖容憔悴臣等已深憂懼茲者

慈馭賓天盡孝竭誠已無留憾

皇上當深思

遺命以禮損哀乃哭泣無間屏却飲食哀慘之深以至昏暈諸臣苦言勸慰未蒙 采納若使

聖躬稍有未適天下臣民何所托命臣等愚賤下情伏求

皇上深思

太祖

二百廿五
懋園集卷十一

三

顧洪

太宗

世祖列聖付託至意

太皇太后慈愛本懷節太甚之哀為不匱之孝況皇太子學問精進識見大成 諸皇子造就有方

俱秉至性每當

皇上號哭之際

皇太子及 諸皇子悲思填膺憂惶無措 諸王大臣覩者無不心摧惟望

減哀御膳調護

聖體庶幾仰承

列聖在天之眷次以慰安

皇太子及 諸皇子下以昭示中外臣民不令跼
踏無所臣等無任屏營激切之至

再懇節哀回宮珍攝疏

臣等伏覩

皇上孝思誠切悲傷過甚合詞上請以禮節情雖
賜報聞未蒙允可乃

皇上三日以來哭踊無時水漿不入

聖容清瘁大異平時臣等憂惶失措益不勝惓惓
之思復合詞固請奉

三十四
愴園集卷十一

四

顧洪

旨朕忽遭大故五中潰糜非不知恪遵

遺詔守身為重勉節哀情強進飲食但悲從中來
情實痛切莫由自主以至昏迷即欲少餐饘粥亦
不能下咽非故却不御覽奏具見誠悃朕當強支
自愛卿等無須過慮該部知道欽此臣等仰知

皇上雖未能即抑哀情亦已俯鑒微悃少自珍愛
臣等且感且泣不勝幸甚不意自昨至今驚聞

皇上號慟無間不減於初中情哽鬱火炎發嗽痰
涎之內往往見血臣等心摧膽裂莫知所為竊念

皇上一身

郊廟神靈所式憑子孫臣庶所託命苟不自惜以
殷憂至疾則臣等備股肱之任居侍從之班論思
獻納所司何事苟且隱忍百死何辭且

皇上少育於

太皇太后之懷

皇上試念平昔設有一日不遑啓處

聖體少有未寧

太皇太后之心肯一刻安乎今者

在天之靈所以關切

二百三

懋園集卷十一

五

廿四

聖躬維持顧復之念夫豈異是今一旦以哀痛之故
漸致違和

太皇太后必有焦然不寧於在天者孝經云毀不
滅性禮云毀不危身故先王之於禮也深戒夫悲
哀太過而不能勝喪者往哲遺訓深切著明

聖學淵邃素所討論豈可不勉強裁抑以從斯義
況

皇上為太宗子對時育物當此三陽肇節萬象更
新尤宜恭已璇宮制損哀思伏祈

皇上念

祖宗付託之重

太皇太后鞠育之勤以節情為禮以守身為孝還宮調攝少抑哀衷以慰臣子之私以答天下之望臣等不勝屏營切禱之至

恭請喪制以日易月疏

本月二十五日

大行太皇太后慈馭上賓臣等正在哭臨奉有上諭朕昔讀史至魏孝文帝行三年喪嘗歎稱之朕非欲邁古賢君祇念朕八歲

世祖皇帝賓天十一歲

二百八

懋園集卷十一

六

廿四

藉
慈和皇太后崩逝藐茲冲齡音容髣髴畢生哀恫

聖祖母太皇太后鞠養教誨以至成立今茲棄養五情潰糜回思早喪怙恃益加悲傷今欲為

太皇太后服三年喪稍報罔極之恩朕獨於宮中持服幾政毫無曠廢如此朕心少愜可以畧慰哀情各官具集議之欽此臣等同奏稱

皇上至德純孝自古無倫但古者以日易月之典漢唐宋元明人主無不皆然誠以帝王之孝與臣民不同願

皇上仰遵

遺誥博稽古制上思

天地祖宗付畀之重下慰羣臣百姓螻螻之忱以禮節哀以義裁恩易月之典守而勿更臣等不勝惓惓之至 又奉

旨朕事

太皇太后三十餘年未敢少懈即近者

聖體違豫三十餘日衣不解帶不敢不竭誠侍奉朕之此志期在必遂否則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亦奚以為爾等詳議之欽此臣等再聽 綸綍感悚

嗚咽又奏稱

皇上再發德音詞旨激切臣等犬馬微誠何敢不

上達於

君父

皇上一身為

郊壇

宗廟

社稷所寄託每當祭享伏見 鑾輿親涖罔弗竭

誠盡敬古者祭為吉禮必於除服之後舉行是以

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神鬼饗

皇上以

太皇太后之故若使

郊廟神靈少有弗歆即

太皇太后在天之靈亦必不安臣等所切懇者一也自古君臣一體若

皇上遂持服宮中聽臣民即吉晉臣傅玄有言曰使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三綱之義虧矣萬萬不可者也如中外一體行服停止祭祀音樂嫁娶又非

皇上愛育萬物之心臣等所切懇者一也況

皇上奉事

齊園集卷一

八

九上

慈寧三十餘年之晨昏孝養逮今違豫以來三十餘日之晝夜憂勤無非盡孝於

太皇太后今乃於

慈闈遺命反不曲遵恐有虛

太皇太后之惓惓臣等所切懇者一也臣等不揣愚賤敢固以請又奉 旨朕意已定不必更奏欽此臣等當

大行太皇太后在殯普天同痛之時苟非至情迫

切何敢瀆辭繁引以溷

聖聽特有不得不伏地泣請者孝經一書所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甚詳天子以德教加於百姓施於四海為孝而不在衰麻痛踊之節文是以一月即吉揆理度勢有不得不然者誠以貴為天子為四海所託命乾為天為日日光或有黯黥凡在照臨之下者心皆不舒矣

至尊一日憂慘則四海臣民一日不安而況連年縞素禮樂廢闕太平玉燭之時斷斷不宜如此臣等謹按殷高宗諒闇之解尚書大傳鄭康成杜預所說皆是卒哭除服三代人主大約踰月即葬葬

而即吉無再朞衰服之明文故漢章帝至孝於明德太后之喪不淹旬而從吉後世不以為非禮魏孝文帝初欲持服以太尉不李彪游明根等言亦遂中罷况魏幅員未廣非比於今日

皇上臨萬國之重為八埏所共載玉帛朝會非白服可以涖御歆祀百神非衰經可以從事豈可使歷代未行之典創設於今願

皇上哀憫臣等愚誠察臣等先後奏詞出自悃悞非敢一毫矯飾特下 俞旨恪遵

遺誥以上慰

列聖之倚託下憐臣子之懃拳臣等無任激切哀
籲之至

以日易月第二疏

本月二十七日奉

旨朕從來一言一事必躬行實踐並無故為文飾
以取虛名今於宮中持服二十七月朕志已定屢
旨甚明王等其體朕至意遵行該部知道欽此臣
等仰見

皇上至誠純孝植於天性跪誦 批答感涕橫流
但揆之事理苟若可行自當仰體

聖心順成 大孝豈敢於

至尊執喪哀痛之時再三陳請干冒 宸嚴自取
罪戾惟是考經史之明文酌古今之時勢帝王之
孝與卿大夫士確乎不同帝王之持服以日易月
斷乎不宜更改臣等前疏援引証據已竭愚慮之
百一

皇上哀慟方深未荷 採納縷縷下情何能自己
謹復激切上籲仰冀

皇上俯察臣等悃誠終 賜採擇焉竊惟自古人
主於郊祀大典罕有時舉宗廟之祭亦未盡躬親

我

皇上致敬

天地盡孝

祖宗大饗時祭必躬必虔今若三年之內 玉輅

不至於 壇壝奉璋不及於 廟室何以答 神

貺而妥 先靈此必非 聖意所安也又自古人

主朝會大典不過經月一舉行而已我

皇上懋勤大政昧爽臨朝 九重嚴肅萬國觀瞻

今若三年之內綵仗不設於 庭陛將恐無以慰

臣庶之心且

二百十六

懋勤集卷十一

十一

志行

聖躬未除喪服臣下斷難即吉遠近民人舉廢禮
輟樂此又事之難行者也自古人主於屬國降附
不過九賓一朝拜而已我

皇上則宮門 御苑錫宴賜衣雖極踈遠必加恩

禮是以遠方絕域慕義歸誠恐後今若於三年之

內宴饗不施臚句不備將何以示威容宣德意乎

况 青宮睿齡已茂正當及時舉行嘉禮早毓聖

孫

太皇太后之神靈亦必有欣慰於天者豈可以欲

舉久廢之禮而遲納采於再期以後乎至於慎終

追遠宜莫如祭祭必除服而後行若以日易月早
伸升祔之典禴祀蒸嘗

皇上之致孝於

太皇太后者莫此爲大此臣等所反復思維不得
不再四固請者也按昔高宗諒闇晉臣盧欽魏舒
曰釋服心喪也漢儒云古天子無行三年喪者惟
既葬乃除服宋宣仁太后喪其臣皆名儒亦從漢
文帝以日易月之制明乎五帝不同禮期於中道
可行上不踰祖宗之典制下爲子孫所法守設或
太過即慮失中

三百九十一

瞻園集卷十一

十一

志行

皇上孝思不匱當爲承先裕後之圖 立降俞旨
仰遵

遺誥勉從中制早抑哀情則

大行太皇太后之靈大慰而大小臣工四海百姓
衆慮皇皇得藉以稍釋矣

以日易月第三疏

臣等自二十五日痛遭

太皇太后慈馭上賓二十六日奉

上諭欲行三年之服臣等倉皇無措伏地懇奏往

復數四詞意罄竭特合詞再疏采稽掌故及典章

禮制所係臚述衆情諄復上懇自餘諸臣別有章奏下逮太學諸生皆激切陳請

皇上猶執前諭未荷 賜允總之

皇上哀痛之際不惜過用其情臣等反覆思惟實確見其不可旬日之內衆心益復焦灼是以不憚冒死補牘伏望 垂憐聽納臣等伏見

皇上三十餘年奉侍

太皇太后愉色婉容竭誠盡敬及

慈闈違豫步禱

圓丘躬侍

懽園集卷十一

十三

上甫

寢榻終宵輟寐日旰廢餐是以仲冬之月

太皇太后病勢已就沈劇

皇上孝思誠一復延匝月之算暨

慈馭登遐呼搶哀慟水漿不入口居廬席地毀瘠過甚至於昏暈嘔血

皇上聖孝超出千古臣等竊恐 聖體勞瘁日夕

憂惶亦嘗以螻蟻微誠仰求 節哀調攝至於天

子制服以日易月乃自古不易之典

皇上已允臣等懇請許少節哀而獨不許除服夫服所以表哀者也若使釋去衰絰哀情尚冀少止

如服制不除觸緒悲生哀思何能節損下情迫切
萬難自安曲禮云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哀
檀弓云夫喪為可傳也為可繼也常人且然況於
萬乘之尊郊廟之主百靈所託尤當念天下而屈
已準中制以抑情

皇上為昊天所子又為萬民父母子若過哀嚴父
必為憔悴父或過戚眾子必為之焦傷方今三辰
協慶八方順軌詎可使再暮之內麤服不釋上無
以迓天休下至於妨民業於

皇上覆幬萬物之心實有未慊若乃簡編所紀略

悉前疏天子服紀禮經闕略考杜佑通典總論喪
期首載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為當時
除喪之證兩漢近古以日易月未有異論惟晉初
曾議古禮其時司馬孚傅元摯虞魏舒盧欽等
皆言天子不與士庶同禮不宜寢苦枕塊以荒大
政博士段暢歷引春秋傳以見古者天子諸侯皆
卒哭除服未嘗或改魏孝文時其臣游明根高閭
等皆當世名儒異言苦諍存諸史乘唐元陵遺制
一以易月為斷宋世國恤亦以二十四日為大祥踰
二日服除嘉祐八年仁宗大喪司馬光上言臣願

陛下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釋服而宮中
特停音樂蓋歷代所聞大略如此書云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一人過哀黎元何託大小羣臣顛隕震
栗萬方億兆跼蹙不寧伏懇

皇上深鑒臣等所奏俯察民情立收成命亟允所
請臣等識見尠淺遠不及前代諸臣惟是惓惓愛
君之心不敢自後累日未蒙 俞旨惶悚息愧
汗無地不勝伏 闕侍罪俟 命迫切之至
恭請回宮攝養疏

臣等竊惟

三百六

懋園集卷十一

十五

廿四

皇上至德大孝超越萬古自

大行太皇太后一違康豫親嘗湯藥首不就枕足
不脫烏步祝

圓丘至誠純篤以故

慈體已甚危劇醫官泣告脉凶

皇上孝思昭格延算猶及一月迄于

仙馭登遐

皇上苦次孺慕哀痛非常毀瘠過甚乃至昏暈啞
血臣等雖螻蟻微賤愛 君有心曾以下情仰懇

調攝業蒙

溫諭批答私懷藉用少慰乃昨

任悚懼待 命之至

山陵大禮告成恭慰聖懷疏

臣等伏觀

大行太皇太后上僊以來

皇上盡孝竭誠悲苦勞瘁典儀文物備極榮哀臣等雖欲抒寫萬一莫能罄述 高深頃者某月某

日

龍輶載發一切禮制並蒙 指授百司將事告戒

再三每日 靈輿啓途

皇上步送號慟數里羣臣伏地悲哀不能仰觀及

二百九十七

瞻園集卷十一

七

惠先

昇校更番必親行審視跋涉扶掖不離左右比至行殿復號哭步行朝夕饋奠有如初喪惟我

皇上孝思不匱通感神明是以靈雨宵零輕雲晝覆炎暎不作纖塵避路吉辰良日屆於園陵至新築寶宮成於不日堂室門隧丹雘炳煥經營周密悉稟 睿裁近櫟陽之神宇依原陵之封樹於某日某時奉安禮成 靈宅永寧百神胥護臣等駿奔在列不勝愜慰伏願

皇上舒釋 宸懷調適 聖體以安

太皇太后在天之靈以慰中外臣民顙望之意恭

請

皇上即於是日起居服御一切從吉薄海內外罔不霑沐協氣翔泳太和臣等犬馬下情無任惓切待命之至

恭謝天恩疏

臣江介庸儒自康熙九年登第荷蒙高厚拔擢不次洊歷卿僚二十七年五月間懇請解任回籍以安愚分隨奉溫綸準辭所任仍管修書總裁事務二十八年十一月再瀝微忱乞歸田里蒙

皇上憐其誠懇特許給假省墓書籍隨帶編輯

殊恩異數隆渥稠疊拜命以後屢覲天顏誨諭殷深眷注優厚本年正月初三日賜御書臨

蘇軾書宋玉對楚王問一篇二月十七日賜御書扁額光燄萬丈四大字

皇上鑒臣悃悃閔臣迂鈍於將行之際備蒙聖慈拜辭禁庭涕泗橫集伏念臣六十之年精力耗竭平生學殖漸以荒落鑒古人知足之義引

分陳情

皇上諒其微誠曲加軫念褒獎逾分愛護彌深

黼座尊嚴藹若家人父子臣真何幸遭際聖明

諸臣從旁觀者無不感而泣下況於臣身受 恩寵敢忘頂踵之報臣今於四月朔日到家謹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容丘壠事竣卽料理鉛槧展效萬分之一臣謹具疏遣臣子山東道試監察御史樹穀齋投伏祈 睿鑒

憺園文集卷第十一

懋園文集卷第十二

奏

賜覽

御製文集奏

臣至愚極陋加以衰鈍學殖荒落於古人文章之奧不能少窺萬一頃蒙

皇上發出御製文集四十卷俾臣覽觀臣齋心伏讀又反覆潛玩至於數過仰見

皇上聖學淵深睿謨炳煥超越古今非從來詔令詞章所能比擬其間諭告之文溫厚悽惻肫然二

三五十一

懋園集卷十二

一

巨甫

典三謨矣記序論說之文根極理要粹然六經四子矣箴銘贊頌之文古奧嚴肅又儼然商湯周武盤杆几杖之銘矣至於片言隻字精晰幾微曲中情事無不可為千秋之金鏡而詩賦歌辭諸體具備無不各臻其妙雖專家不能企及虞歌薰風而後不多見也嘗考歷代帝王間有著作垂之後世然嫺歌詠者或未工論說講政治者或未邃義理求如

皇上之天縱聖能體用兼該質文並茂槩乎未見蓋由

華未嘗不重念國本設官講讀要皆率循故事等
爲具文我

皇上聖學淵深超出夙古自立元良親行訓迪六
齡至今寒暑昕夕未曾間輟誦讀經書盈箱累帙
固由

皇太子岐嶷性成惟我

皇上以身率教勤加程課以至造詣如此自漢唐
以來豫教萬弗能逮茲者恭捧縹緗琳瑯滿幅臣
等再三展覽滿字自六歲起至十歲漢字十歲起
至今年 睿齡十三歲閏四月二十三日出閣以
前卷冊積累已等身歲月日時加進無已字字端
整筆筆精楷自茲以外深宮視膳之暇帳殿從幸
之時翰墨之美又不知凡幾仰見

皇上合天之行健自強不息於二帝三王大經大
法身體力行以建皇極即以翼元子故凡學問啓
牖皆純而不雜勤而有常即此書體之精亦關正
心之學我

皇上天章宸翰爛若星雲囊括衆家超軼前代今
皇太子書法益加精進雖本英姿之特茂亦徵養
正之漸深從此日新又新陶淑於 宮庭之善誨

加以 出閣方始講讀益勤馴造高明同符

至聖真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福臣等凡屬臣子
感歎贊頌莫可形容惟有舞蹈踊躍而已謹奏

史記應選禮書樂書奏

本月十九日奉

上諭史記禮書樂書律書及管仲晏子列傳可入
選否爾等再酌之欽此仰見

皇上聖學淵浩精心討論臣等不勝欣戴不勝欽
服竊惟史記禮書諸篇臣等向因史記音義疑為
褚少孫所補是以未曾采取今遵 旨細閱弘深

三百七

懋園集卷十二

四

廿四

輿竹實屬至文始覺前者之闕遺篇中多用荀卿
禮論兵論及小戴禮樂記文謹照宋儒真德秀選
例特為刪節錄入正集至管仲晏嬰各有子書其
事實比傳較詳當於外集別錄臣等學識淺陋去
取未能悉當即已經進呈者尚擬增損一二篇深
恐踈誤挂漏辜負

聖主驅策至意伏懇

皇上頻加指示俾臣等知所適從得効尺寸謹奏

表

進呈

御選古文淵鑒表

管理修書總裁事務原任刑部尚書今給假回籍
臣徐乾學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運啓
文明式煥圖書之色道隆述作載垂琬琰之華維
論著實繁於衆流而折衷悉由乎 睿斷固足經
緯天地協和邦家輝映山川光華日月者也臣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粵稽書契之興肇自鴻濛之始
羲文韻迹乃見權輿夏誥殷盤遂多制作紛綸六
藝實爲載道之書流衍百家彌廣立言之旨指歸
既別體制斯殊托始周秦之時以及元明之代累
朝所積四庫稱多秘府所藏千秋特盛然而中區
純駁辨介毫芒酌水別其澠淄聞音察乎宮角要
無乖於義理庶各暢其條流歎夫蘭陵首編雕蟲
遺議逮至華林繼輯買璞蒙譏辭句亦有純疵風
氣不無升降若乃陶鈞萬彙開造化之洪鑪翦截
羣言提文章之玉尺自非經

聖神之閱覽何由成簡策之偉觀伏遇

皇帝陛下堯文炳煥禹律鏗鏘披綠帙之高詞萬
籤並錄搜紫臺之秘典乙夜忘疲允矣敦敏之性
成共仰聰明之天縱珠毫乍染同九經之不刊瑤

札旋題傳百世以爲寶固已昭回雲漢輝麗星辰
上耀三霄下飾庶物以故家知墳索被榮光之煒
煌戶習猗那沐慶雲之葩郁乃猶于 萬幾暇晷
覃思藝文百氏遺編咸歸品藻務嚴決擇用法來
茲盡收蘭臺石室之藏兼採蠹簡竹書之記掎摭
得失勾校錙銖手自丹黃親加甲乙金壺霏潤縈
煙霧以裁縑瑤管春容繞龍鸞而拂素盡刪瑕類
悉採菁英體或別於員方義同歸于典則網羅大
備可廢九流七略之篇囊括無遺允爲冊府詞林
之秘復命臣等補加箋註再行校讎正故牘之乖
訛先求依據增遺文之脫漏必務該詳然後各冠
御評 賜名淵鑒譬涵衆川之廣若照庶品之形
懸日月以爲昭樹津梁而永濟微言共揭與旨常
新臣學殖庸虛性識椎魯鈎沈決滯慚經學之空
踈起例發凡愧史才之融貫篇題東壁叨沐 恩
榮筆札西清親承商摧伏蒙

詔旨敢不竭其編摩仰稟 高深得稍窺夫條彙

排理旣竣次第進 呈伏願瑞應疇圖祥開象緯

風馳化偃八方霑稽古之榮日鏡天臨九服享同

文之治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校過

御選古文淵鑒正集八十卷別集二十六卷外集

八卷隨表上進以聞

恭進

大清會典表

臣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經綸懋
建八方開大治之風謨烈為昭萬世垂不刊之典
維 神聖之規模悉備斯臣民之法守聿新彪炳
前休煒煌來範粵自

二五九十八

澹園集卷二

七

志忠行

太祖高皇帝開乾闢坤首定大業

太宗文皇帝立綱陳紀嗣建鴻圖

世祖章皇帝混合車書順九垓而同軌整齊品式
釐百度以惟貞潤色奠太平之基文經武緯黼黻

際休隆之會禮備樂明迨夫因革損益之宜一切

制度云為之迹擬虞廷之亮采布在九官若周禮

之分曹詳於六職允矣有倫而有脊粲然是訓而

是行但法久則弊生科條期於畫一或時移則俗

易規制適於變通是惟酌古以宜今庶幾遠遵而

近守垂諸簡策播在章程當文明極盛之時正制

作開先之日殷循湯典寶弘璧於琅函夏纘禹功
奉和鈞於王府斲方員者仰規矩視曲直者資準
繩國是攸關朝章斯屬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得一凝圖登三建緒調元丹宸備至德
於先天後天敷政瑤階勤萬幾於一日二日量衡
律度考五服而攸同食貨賓師稽八政而咸敘
聖人作而萬物覩 皇極建而庶民從顧以道一
風同上本

列朝之積累自此披圖訪典下貽奕禩之儀刑

特敕纂修用開館局編年繫事既本立而末該起

例發凡亦部分而門別至於析異從同精莫分乎
銖黍去非即是辨或介於毫釐每仰稟於 睿裁
輒受成於 宸斷躬逢堯舜知二典之非空言親

見羲軒有三墳以明大道載經歲月始竣編摩允
為 盛世之全書用裕後昆之令軌臣等學無根

柢才愧庸虛麤窺大史之遺文詎識 中朝之故

事懷鉛握槧分昭回雲漢之光質義摛詞仰藻麗
龍鸞之采謹完卷帙莫贊 高深伏願益懋升猷

弘開泰運世緜璿曆監成憲以無愆代啟寶符學

古訓而有獲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修會典若干卷隨表上進以聞

恭進鑑古輯覽表

臣等先奉

上諭古昔聖賢忠臣孝子義士大儒隱逸凡經史所紀載卓然有關於世運者詳察里居名字謚號官爵及所著作纂成一書歷代姦邪亦附於後以備稽考又奉

旨賜名鑑古輯覽今已成書伏以鑒百代之人材

三百五

懋園集卷三

九

九上

仰承 聖斷羅千秋之簡籍俯竭愚衷淹歷歲時

麤完篇帙庶勤夙夜未咨 恩私切惟堯舜之治

先務知人詩書所傳厥惟述古蓋觀人所由立政

而考古於以知今周禮太平之書設官分職之是

謹春秋天子之事善善惡惡之惟嚴歷觀傳記之

文具載賢姦之迹博綜軼事散作羣言至如瑰瑋

俊傑之儔擣杌窮竒之伍方策所載臧否易明若

傳聞之異詞或是非之失實苟非旁搜遠引曷以

顯微闡幽討論惟艱研極匪易況夫辭嚴義括儼

然信史之褒譏類引區分迴作羣倫之法戒必折

衷於至當乃垂訓于方來臣等才質凡庸見聞卑
瑣略知章句謬預編摹學不足以貫穿典墳識不
足以鑒衡人物徒幸遭逢之盛得參論次之榮非
歐陽之唐書屢改官而始就豈溫公之通鑑常攜
局以自隨實資睿慮之裁成竊附儒林之編錄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宵旰思治寤寐求賢每尚論夫古人寧
借材於異代不輕天下之士適隆聖作之功東
璧西清自衍圖文之奧深宮燕寢高披策府之藏
謂古今治忽之機關貞邪消長之故宸衷獨見

欲昭示於臣民手敕親裁更丁寧於綸綍遐稽
往牒稍輯成書已事為師儼芳規之未遠以人作
鑑幸炯戒之尚存荷天地之崇深寧論裨補瞻海
山之廣大莫效涓埃臣等無任戰慄屏營之至謹
奉全書一百卷恭進伏候 聖睿施行

懋園文集卷第十三

議上

擬

大行太皇太后謚議

臣等聞慶都鍾瑞實啓帝圖太任流徽肇基王化當開國承家之日宣壺教於六宮歷神孫聖子之期式母儀於三世尊養旣隆於長信哀榮聿備乎顯揚歷覽前聞宜崇嘉號伏惟

大行太皇太后德隆厚載慶集長祥瑤筐踰沙麓之徵石紐邁岱山之烈是以

上天錫命作配

懋園集卷十三

一

甘明

太宗文皇帝櫛風沐雨以來瓊琚雍肅繞電流虹而後瓜瓞頻繇誕育

世祖章皇帝鼎命凝承版章式廓珠囊手握寶符爰溯昭靈璇室躬趨淑訓時傳太穆萬國介堯門之祉九重承舜幄之權迨我皇上冲齡踐阼聖德登闕念

祖宗付託之至隆賴 宮庭啓佑之彌篤重門必

勤夫寢膳三朝不間夫晨昏蒞殿椒塗色養殆將

三紀鸞觴鶴算徽音咸曰萬年當

慈體之違和識

天顏之有賴六祈遍走五藥親嘗陳祝冊而籲天
執書長慟循步檐而席地解帶無時及乎

靈爽上升

懿徽莫挽水漿勿御於尚食哽欬時感夫羣工銜
恤靡窮至哀不節伏念

大行太皇太后疾在彌留口傳遺誥慮

皇躬之毀瘠垂末命之勤劬慈孝相成古今莫逮
龍鄉輟曉天低婺宿之芒蜃衛戒塗地闕寒泉之
凍儻金滕之闕誌將彤管其何稽臣等並沐坤儀

三百六

信園集卷十三

二

甘明

咸蒙地載周雅思齊之什願附斯文漢臣上誅之
辭竊同其義博徵曩典參合輿情宜天錫之曰云
云

皇太子出閣典禮議

皇太子出閣當御文華殿及釋奠先聖先師

上命稽前代故事以奏臣謹考明英宗實錄天順

二年正月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

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住居武英

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東廊是太子卿可定擬

講讀等官三月乙巳禮部進東宮講學儀注擇四

月初八日巳時是日早禮部鴻臚寺執事官於文
華後殿行四拜禮畢鴻臚請太子升文華殿執事
官導引至殿升座三師三少并宮僚以次序於丹
陛上行四拜禮畢各官以次退出內侍官導太子
至後殿升座設書案進講四月乙丑皇太子初講
學於文華殿是後每日讀書習字常在殿之東廂
即所謂左春坊也上退朝必御文華殿閱奏牘故
避居此云臣謹案文華殿即古所謂便殿乃天子
經筵講學及與大臣燕閒議政之所明自建兩都
此殿即與奉天嘉靖後改皇
極今日太和華蓋嘉靖後改中
極今日中和謹身嘉靖後
改建極

今日
係和三殿並建其後東宮出閣讀書或居文華殿或
居文華殿東廂初無定處大約天子勤政時居文
華殿議事則太子避處東廊而太子初出閣則竟
於正殿受朝後殿講書實錄可考者大略如此世
宗實錄嘉靖九年十二月丁丑始祀先聖先師及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於文華
殿東室東室初有釋象上以不經撤去之乃祀先
聖先師伏羲等九龕南向周孔二龕東西向是日
上自爲祭文行奉安神位禮并令輔臣張璠等及
講官徐璠等入拜上御殿西室宣璠等諭曰朕奉

先聖先師神位於此庶有所起敬起慕以爲進脩之地朕不聰賴先聖先師啓祐於冥冥之中然啓沃交脩之力實望於卿等卿等聞朕棄璵對曰皇上景仰哲王以圖治化臣等敢不敬承下風各賜茶叩頭而退隨以祭品頒賜諸臣臣謹案嘉靖時先聖先師奉安文華殿東室自是正殿之東室當時只用釋菜禮也又嘉靖二十八年三月禮部奏故事皇太子朝賀設座文華殿中今易用黃瓦則東宮受賀之位以應避尊上曰東宮受賀位當設文華門之左南向然今侍衛未備已之臣謹案文

華殿嘉靖十五年改易黃瓦則前此不用黃瓦何以爲天子臨御之所甚不可曉又穆宗朝神宗爲太子受賀禮臣援故事以請命設文華殿東廊西向神宗朝東宮未立先出講學命設座文華殿左室累朝各有不同其黼座所在儲君禮當避尊此不可易者也臣以爲

皇上經筵聽講御文華殿 東宮禮宜避尊但東廂及文華門之左尚屬未愜應於後殿受朝講書以爲妥便 本朝旣爲先聖先師特構傳心殿設宰牲所較前代實爲崇重

皇上春秋舉行經筵例遣閣臣致祭今

皇太子出閣應親行釋奠仿歷來幸學典禮舉行
講書儀注並參酌前朝事宜請 旨裁定可也

臣

愚陋寡聞昧死謹議

皇太子視學議

古者釋奠有六凡釋奠則天子必視學始立學釋
奠一也四時釋奠五也師還釋奠於學六也記曰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其行事必以幣
凡釋奠者必有合有國故則否此始立學而釋奠
也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

三百六十一

懋園集卷十三

五

廿册

之又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
節祭先師先聖周禮大胥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
聲此四時釋奠也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
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爲俘馘於京
太室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此師還
而釋奠也三代之時王子皆親自入學記曰樂正
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太子
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
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又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
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故漢臣賈誼

亦曰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
孝也此三代太子入學之大略也東漢永平中元
間帝數親幸太學行養老禮而太子視學無文可
檢唐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先聖先
師皇太子初獻國子祭酒亞獻攝司業終獻開元
禮皇帝皇太子視學前一日所司灑埽學堂內外
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守宮設皇太子次於大
次東皆隨地之宜並如常儀尚舍設御位學堂上
北壁下當中南向監司設講榻於御座之西南向
設執讀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尚舍又設皇太

子座於御座東南西向北上設文官三品以上座
於皇太子東南重行西面北上武官三品以上座
於講榻西南當文官重行東面北上設侍講座於
執讀西北武官之前東向北上設論議座於講榻
之前西階下典儀設版位於東階南西面執經於
西階南東面侍講執讀執如意等於執經之後重
行東面北上學生分於文武官之後皆重行北上
設典儀位於東階之西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
向又開元禮載皇太子釋奠儀皇太子釋奠於孔
宣父守宮設文武侍臣次各於便次之後文左武

右又載皇子束脩儀束帛一筐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筐者以筐授皇子皇子跪奠筐再拜博士荅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筐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聞之先儒云古者天子視學爲養老也雖東漢猶然自漢以來養老之禮寢廢而人主之幸學或以講經或以釋奠蓋自爲一事矣皇太子視學之文見於經史略可考者謹條次之如右臣愚以爲三代皇太子入學親師之禮此太古久遠不可行於今者也開

元皇子束脩儀雖近古然今日宮詹諸臣輔導皆有專責束脩之儀亦不必行於今者也惟開元禮所載皇帝皇太子視學釋奠之儀於今爲近誠考舊禮而折衷之裁酌損益成一代之隆儀舉累朝之曠典則於

皇太子養正諭教之功未必無裨補萬一矣謹議

本朝七廟配位議

竊聞古先哲王制禮作樂惟天祖有同尊之義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自上帝之外不敢輕言配也孝經曰嚴父莫大乎配天從其最重者言之

也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即思文之詩奏於冬至者是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我將之詩奏於季秋者是或云祖配郊所以尊之考配明堂所以親之皆主祀天而言也禮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郊之祭以配上帝大報本也三代而上言配位者曰天曰上帝而已矣後代祭地自漢平帝始用呂太后配光武改以薄太后後魏道武以神元后至隋始用太祖武元皇帝配唐高祖以景皇帝配太宗以高祖配宋以太祖配宋初以四祖乃迭配非並配也明初以仁祖至嘉靖九年以太祖配一祖凡隋唐以後皆然我朝孝享隆備崇事列祖並配

北郊又奉

啓運

天柱

隆業

昌瑞

七廟之陵山從祀一壇之上誠曠古未行之巨典也但考之古制證之聖經惟以配

天爲莫大之禮其他皆後代所舉行我

皇上稽古定制每事必以帝王爲法其前此已行之禮宜因宜革定能斷自睿衷裁之大義非

臣所敢擅參未議者也至若明堂之祭惟周行之

後代皆不得其制古人有云郊事天廟事祖而明堂非郊非廟合帝與親而共事之案順治十七年世祖章皇帝舉合祀禮於大享殿最得其義謹采古今前後之說仰塵

聖覽伏祈俯賜鑒裁曷勝悚惕屏營之至

用古錢議

康熙廿五年福建督撫題請飭行錢政以所轄州縣多用古錢應否禁遏或聽從民便戶部議一槩古錢悉行銷毀違者以悖旨論

上疑之以問內閣諸臣臣乾學以為自古皆古今

二四十八

惜園集卷十三

九

子重

錢相兼行使以從民便若設厲禁恐滋煩擾因略考前代已行之事進呈御覽惟

皇上裁擇臣案梁書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

錢宋書明帝泰始二年斷新錢專用古錢魏書孝明帝熙平初任城王澄上言竊尋太和之錢孝文留心創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荆郢之邦者則礙於充豫之域致使貧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臣謂今之太和與

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使用者雖有小大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金史世宗大定十九年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之明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成化元年七月丙辰詔通錢發商稅課程錢鈔中半兼收每鈔一貫折錢四文無拘新舊年代遠近悉驗收以便民用世宗實錄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巡視五城御史閻鄰等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制錢祖宗列聖及皇上所鑄如洪武永樂嘉靖等通

寶是也曰舊錢歷代所鑄如開元太平淳化祥符等錢是也百六十年來二錢並用民咸利之崇禎元年六月丙辰上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疏中有銷古錢不用語閣臣劉鴻訓奏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皆用古錢若驟廢於民不便此乃書生之見上曰卿言是也臣所聞歷歷如是大略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金志謂之自古流行之寶自漢五銖以來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惟王莽一行之而隋時盡銷古錢亦一大變也明天啓以來廣鑄錢局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盡括古錢以充

廢銅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又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鵝眼緹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尚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徧欲一市價而裕民財爲稍難矣故自古自秦隋而外雖易姓革命而古錢仍舊流通錢亦不壅況於閩處嶺外負外鄰海非同內地聽從民便兼用古錢似屬至便臣味死謹議

祖父母在妻喪用杖議

陳給諫子敬與父文和公世爲冢適子敬有妻喪

其父母已沒獨繼祖母在或問喪服用杖乎子曰

然或曰家禮及明律皆言父母在不杖本朝律

文亦然今繼祖母在給諫當承重與父母在同安

得用杖曰古人重妻服旣爲之杖又爲之練禫同

於父在爲母所以報其三年之斬異於他服之齊

衰期年者也儀禮注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

爲之主也庶子雖父在亦以杖即位故喪服小記

曰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適子父沒卽爲

妻製杖其母之存亡不論也惟雜記云父母在不

杖不稽顙而賈公彥分別言之謂父適婦主喪故

父在不敢爲妻杖若父没母在不爲適婦之主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也蓋杖與不杖顯有差等當杖而不杖是無故貶降其匹耦古人不爲故惟適子父在不爲妻杖其他無不杖者矣自唐增母服爲齊衰三年宋代因之明又加爲斬衰由是母服與父服並重母在爲妻亦不杖家禮及律文咸由斯義也今繼祖母在孫應承重者服雖與父母同然禮律但言父母在不杖不言祖父母在不杖則爲妻製杖夫復何疑曰孫爲祖母承重旣與父母不殊杖安得有異曰子爲父母三年正服也孫

爲祖父母承重亦三年加服也加服與正服自有差別矣夫安得盡同且儀禮戴記家禮與明律猶爲先代之書若大清律則本朝制書凡爲人臣者所共守也敢於律文所不載妄增之乎案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父在適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彼以父服服我我以母服報之足知唐以前母在並不輟杖則祖父母益可知也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壻不杖今給諫德配及事文和公伉儷相莊十年寧忍同於未廟見之婦曰儒者解禮與刑官引律多推類比附適孫承重之服旣同於父母則禮

律雖無明文可以義斷若服同而為妻製杖有異
毋乃薄於祖母乎曰為人子孫者情雖無窮制則
有定今家禮明律既如彼 本朝律文又如此則
遵禮律而行自無可議今一旦去杖是明明貶降
婦服一等祖母之心亦豈宵一刻安而反謂薄於
祖母哉或唯唯而退遂書以貽子敬

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議

喪服傳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注
曰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喪服小記曰
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大傳曰庶子不

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三章禮文及注意甚
明世之說者多非其義於是聖人所以加隆祖後
以尊其父之義反致蒙晦而不通此乃禮家之誤
也所謂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以己不後父也故雖
始封之諸侯別子之大夫而降其大宗之適不得
禰先君故也其繼禰之宗則非例矣說者以其後
庶子而不得遂此實禮文所未有也今案先儒著
說略有數端戴聖聞人通漢馬融輩主五世之適
五世之適是繼高祖之宗也賀循虞喜庾蔚之孔
穎達賈公彥輩主四世之適四世之適是繼曾祖

之宗也經明云庶子不云世子之子明云繼祖不云繼祖之祖父所謂五世四世之適豈經義乎譙周曰不繼祖與禰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不繼祖劉智釋疑曰案喪服傳與小記皆云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兩舉之者明父子之重長子以其當爲禰後也其所繼者於父則禰於子則祖也蓋經云不繼祖者謂此長子不繼祖也非謂庶子也不繼祖與禰者自長子言之爲不繼祖自庶子言之爲不繼禰也庶子非繼禰之宗故不敢以承己之重而爲之極服若夫庶子之適

則固後其父矣彼何所嫌而忍降其子以薄其父乎禮家妄移不繼祖之文加之庶子此其所以誤也至敖繼公引殤小功章而謂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記文爲誤敖繼公曰殤小功章云大夫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公之昆弟爲其庶子服與大夫同則爲其適子服亦三年與大夫同明矣公之昆弟不繼祖禰者也而其服乃若是則所謂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誤也是說者不知何所見而敢於違經其謬妄又甚戴賀諸君矣朱子語類答問者一條其云宋子雖未能立服制自當從古此

主父爲適庶子服而言其服制斬衰條止云父爲適子當爲後者也亦不云繼祖庶子爲適子之服並無明文愚謂禮經此條專主庶子而爲長子三年唯當以繼禰之宗爲斷繼禰而不遂服是禰其祖而不知有父也不繼禰而遂服是不忍其子而不知有父也禮之設豈以訓無父者哉然則五世四世庶子之云者非經義決矣

立孫議

舅氏亭林先生立從子洪慎之子世樞爲孫或者曰無子而立孫非昭穆之序是使世樞有祖而無

禰也先生即有子而殤殤不立後盍擇諸族兄弟之子以爲嗣乎予應之曰不然自夫子之告子游已謂三代以後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爲人之同情是則兄弟之子必親於從兄弟之子從兄弟之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也明矣古人之立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絕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孫弗立而立疏遠族屬之子爲嗣其於祖若考之意果無憾乎有國者之繼世與士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顧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菴公繼禰之

宗也夢菴公有子未昏而夭貞孝王孺人服喪衰以歸於顧又十二年先生生先生方在襁褓夢菴公撫而立之爲貞孝後先生實吾外祖賓瑤公之子於賓瑤公之子孫爲至親賓瑤公諸孫洪善冢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巖失明年老唯洪慎一子非支子不得爲人後洪慎生三子矣立世樞爲先生後不亦可乎晉書荀顛傳顛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顛兄玄孫序爲顛後封臨淮公荀氏潁川名族子姓甚繁豈無昭穆之倫可立爲子者而獨以從孫嗣其必不舍親屬而他

立也禮之權而不失經者也何琦之從父以孫紹族祖琦以爲宗緒不絕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必拘常以爲礙也故雷次宗釋儀禮爲人後者之文以爲不言所後之父者或後祖父或後高曾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庾純云爲人後者三年或爲子或爲孫若荀太尉養兄孫以爲孫是小記所謂爲祖後者也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無改父祖之差同三年也何琦庾純古所稱知禮之君子其言鑿鑿如此惟庾蔚之謂間代取嗣古未之聞然試以各親其親之

常情準之則必喟然發寤以爲不悖於先王之道矣故昭穆相續其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不得已而立從孫爲孫如父子之誼仍不改其昭穆之倫毋亦勢之不得不然而聖人之所許與予故詳論之以告吾母黨云甥徐乾學謹議

孔廟兩廡位次議

提督江南學政侍講李振裕條奏各學文廟兩廡從祀先賢先儒位次紊亂請照時代次序釐正載入本朝會典永遠遵守得旨令九卿詹事科道集議御史許三禮又言左丘明及周程張邵朱

六子明季已稱先賢序於公羊高穀梁赤之上濂洛關閩理學正傳直接孟子不宜與先儒一例命一併集議以聞某忝佐禮官爲之議曰文廟正殿之有四配十哲暨兩廡陪祀及門弟子周秦漢唐以來先儒謂其能翼輔聖道發揮聖經繼往開來有功於孔氏者也諸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蓋歷代紛更久而論定賢者次於聖之稱因其親受業聖人而號之也揚子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孔子亦謂子夏女爲君子儒儒與賢無有軒輊後之學者不敢專以聖賢許人故曰儒云爾而或

謂左丘明親受業孔子作春秋內外傳故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難與諸儒一例韓退之謂堯舜以來之道軻之死不得其傳自周公崛起於宋朱晦翁謂直接孟子二程張子廣大精微純粹嚴密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邵堯夫皇極經世闡明造化此六子者若得孔子而事之豈獨比肩游夏直當接武顏曾今以左氏與六子一槩稱曰先儒而序六子於漢唐諸儒之下其遂無差等乎曰唐宋以前配從之制尚多疏謬至於嘉靖九年以後其序次如宗廟之昭穆然有不容紊亂者矣請得

詳考而備言之自隋以前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至唐高祖武德七年更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之太宗貞觀二年從左僕射房玄齡之議別祀周公仍以孔子爲先聖以顏子配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並令配享尼父廟堂是時七十二子自顏子而外皆未得從祀惟子夏以有功於詩得以配食也高宗永徽元年復改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

顏子左氏等從祀顯慶中太尉長孫無忌言貞觀中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今改令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明皇開元八年司業李瓘言四科弟子八人雖列像廟堂不預享祀而范甯等皆露從祀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蓋顏子已配享而卜子夏在二十二人之中故四科止云八人也又言曾參以孝受經於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詔從之至開元二十七年以後七十二賢始得東西列侍矣宋神宗元豐六年始以鄒國公孟子配食於兗國公之次從兗州教授陸長愈禮部郎林希之

請也哲宗元祐五年諫議大夫朱光庭以子思學於曾子著中庸一書孟子師之然後得其傳乞詔定子思封爵未果行徽宗大觀二年依通事郎侯孟之請乃詔子思從祀孝宗淳熙三年洪邁言孟子配食與顏子並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儀實爲未然乞改正不果度宗咸淳三年御筆大成殿惟顏孟侑食曾思不預尚爲闕典令禮官學官議升曾思侑食並議可升十哲者於是四配之位始定而顓孫升十哲矣至是始祀伯魚於鄆城侯孔忠之次至明世宗嘉靖九年釐正

祀典去前代之封爵四配稱某聖及門弟子稱先賢後賢稱先儒建啓聖祠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激配先是王恕魯鐸皆言之與禮官議不合遂已至是大學士張璁引先臣洪邁姚燧熊禾謝鐸程敏政等之議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遂改定今制蓋配者侍坐於夫子不以世次爲先後故孟子可以升於七十子之上從者同祭於兩廡各以世次爲先後故宋儒決不可以升於漢唐諸儒之上也今左氏位次本在公羊高上無論矣以有宋之儒忽躋而升之周人之上謂六子安乎且以其

有功於聖門言之漢儒如伏勝后蒼高堂生諸人當聖學絕續詩書殘闕之後抱其遺經傳諸後世苟非是人聖經或幾乎熄矣故曰有漢儒之箋注而後有宋儒之道學宋儒之不可以先漢唐諸儒也猶祭川者之必先河而後海也若夫六子者德崇業廣寥寥千餘年紹承道統雖七十二賢亦或有所未逮若欲尊六子竟當列於四配十哲之間今乃升於公羊子之上步叔乘顏噲之下是進退無所據也然而又有所不可者羅豫章爲李延平之師而朱子實延平門人朱子之功雖在萬世而

不得延平則授之者何人也以弟子而先於其師是爲逆祀豈所以尊之哉宋邵博之著聞見後錄也其時思曾尚未升配也故其言曰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元豐末詔以孟子配享孔子廟坐於頽子之次師曾子坐席下師子思立廡下豈但行於長者之先哉孟子有神其冑自違平生之言必不享矣夫朱子之於豫章延平亦猶孟子之於曾思也升朱子於堂上坐豫章延平於堂下朱子其享之乎故曰置六子於配哲之間又有所不可也均之祭於瞽宗也苟時

代次序一有凌越後來無窮意見各殊或升或降何時而息邪王禕從祀議有云司馬光於程顥程頤爲先進張載於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蓋元明間之議論皆如此不獨一禕也然而周張二程朱之從祀始於理宗而淳祐之詔書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爲次序未嘗越也邵雍司馬光之祀始於度宗而咸淳之詔云朱熹所贊已祀其

四尚遺雍光則以二子之得從祀在四子之後故光在二程下而未之正歟要之世次先後乃一定之理無可疑者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論世次則仍在其後也立學置奠先聖猶立廟祀太祖無所讓者也然必別祀周公而後夫子得以正位居尊故開元之詔曰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假如合祀唐虞以來數聖人於廟堂夫子且不得居望散之右矣至其稱號則顯慶以前顏子夫子嘗互作先師宣父周公嘗迭爲先聖而今之先聖先師合而定於一尊

不可易也長孫無忌則以卜子夏與公羊高等一概而稱衆儒李瓘則一槩而稱二十二賢即嘉靖祀典亦曰後賢稱先儒又可見賢與儒之不甚分優劣而無庸區別於其間也然則今之爲躋祀之說者何也曰明弘治中楊廉曾建此議廷臣不可而止嘉靖中呂懷請以周程張朱系四配之下有盲切責議遂中寢崇禎十四年帝幸太學以宋儒六子有功聖門欲於已定位次題稱外特加崇隆令內閣所司酌議時禮部左侍郎王錫衮等議稱朱子嘗受業於李侗猶二程之於周子弟子不可

先其師猶子之不可以先父若進熹於侗之上先賢必有不安者當時儒臣雖親奉詔言尚其難其慎如此見於史館邸抄者也明年右侍郎蔣德璟請改題本主尊稱先賢獨世次相序遵行已久先賢名號已別不必以先後爲軒輊願仍舊章爲便時朝命督趣甚急禮官特之又久德璟不德已遂遷就其辭奉旨報可此見於蔣公敬日草而談遷國權諸書云十五年四月更定位次搜檢邸抄未得確據不知果於何時更定即談遷論斷亦云漢人訓詁經傳賴以不墜宋儒超而躡之時有後先

未可誣也搢紳之篤論與草野之私言講若畫一是非昭然矣且躋祀惟國學爲然闕里廟堂順天府學及天下府州縣學如故也自宋迄明五百年未之有易崇禎季歲國事如沸羹乃違盈廷之論爲越禮之舉此衰晚之事曾何足云

聖明在御一代典章務求至當今日釐正胄監之位次一反掌之易若欲改天下府州縣學宮之位次窮鄉下邑之士必有驚駭惶惑者君子則古昔稱先王凡犧尊銅簋之數牲牢菹醢榛栗之物皆師古制不宜以意爲擬議況於兩廡坐位舍奠釋

菜觀瞻之地豈可輒爲變遷苟從明季之說倒施
易置是反獲罪於六子矣此區區之所不敢出也
若夫東西兩廡自嘉靖以來議改議黜議增止就
本廡升遷未及通計兩廡以致紊亂失序是在有
司案圖釐正而已謹議

駁曾子固公族議

曾鞏作公族議謂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
情而爲大宗小宗之數不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
爲廣親親之法其言非不考據經傳也然而泥於
古矣古之封建井田相爲表裏制祿以養君子分

田以養小人則天下之大天下之人之衆皆有天
下者爲之謀其衣食使獲其所非直同姓之親也
封建井田俱廢而天下之人皆自謀其衣食矣顧
使同姓無服之親坐而衣租食稅可以謂之至公
乎故祖宗親盡則祧子孫服盡戚單祖遷於上宗
變於下袒免而外親屬竭矣其入官之塗謀生之
事同於庶姓或勞心或勞力亦情理之常不爲少
恩也以天下之地養天下之人而加恩於同姓不
可謂之私以天下之人終歲勤動輸其租稅奉一
天子而加恩於同姓至於袒免以外而不爲之節

限百世之久天潢玉牒之繇使皆仰給縣官論財則不可爲繼而勞費億兆之人以奉其私親論理則不得其平非聖人無所利於天下之心也且古聖人之於民也既有以養之必有以教之其材旣成而後官之然猶必先任之以事而後命之以爵也記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皇周親以至袒免之外之親無問賢不肖子官有差已非古矣況袒免以外之親乎夫子孫之計人所同也諸爲王公者人懷子孫仰給縣官之意則驕奢淫佚無復以餘財貽其子孫人可不由學問而得官則

膏梁之性能自刻厲者亦鮮矣如鞏之言則是以姑息之愛愛之而非爲之計長久安全之道也載考馬端臨之言曰宋制皇子之爲王者封爵僅止其身子孫無問適庶不過承蔭入仕爲環衛官廉車節鉞以序而遷如庶姓貴官蔭子入仕之例必須歷任年深德齒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授則不襲也又曰案蔡元道祖宗官制舊典稱皇子生周晬命名初除美軍節度使兩遇大祀移鎮再遇封國公出閣拜使相封郡王納夫人建外第方除兩鎮封王然則王子雖所必王然其遷轉

亦有次第不遽封也陳止齋之言曰乾德二年以皇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貴州屬廣西下州防禦使從五品耳皇子始命以此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儲君副主猶云士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先王於家人不憚自貶損如此蓋教道行矣出閣封王後世之夸心藝祖起百世之後獨追古意自王禮殺而爲防禦使非聖人能之乎由二子之所述觀之宋祖制之善如此不特熙寧之詔爲然而曾鞏之見爲不若馬端臨陳止齋也

愔園文集卷第十三

